



深蓝宝藏——南海西北陆坡一二号沉船考古成果特展

上,早在1925年,豪斯霍弗就已经看到,作为最大的统一性海洋空间,太平洋海洋空间的觉醒,以及周边国家诸如美国、英国、中国、日本和俄罗斯共同的生存处境和基本特征,预示着太平洋时代即将到来。2002年,豪斯霍弗的《太平洋地缘政治学》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美国学者坦布尔在为英译本撰写导言时谈到,关注“太平洋地缘政治学”正是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

2013年秋,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是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探索和重大实践。然而,美国白宫高级顾问班农却在日本的一次演讲中说,“一带一路”将三个地缘政治因素结合在一起(麦金德的“陆权论”、马汉的“海权论”、斯皮克曼的“陆海边缘地带理论”),堪称中国最大胆、最具威胁性的地缘政治构

想。在他看来,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无非是谋求“用港口控制世界岛屿”,从而“控制世界”。美国对中国及其“一带一路”的负面评估,无疑是带有美国本位立场、以美国为主导的霍布斯式“生存恐惧”与历史式地缘意识的结合体。在美国学者和政客看来,中国的和平崛起成为美国所谓“和平秩序”的最大威胁。凭借政治史学或世界史的政治地理观,我们或许可以清醒地认识到,美国所谓“和平秩序”的本质是单一政治体国际霸权维系下的“和平”,既凭其军事实力遏制其他政治势力,又以其自由、民主和人权等幌子附魔其秩序之上,从而实现其世界范围内的霸权。历来习惯于以权力为主导的西方无法理解中国“执两端而扣其中”“大而化之”的概念(张志扬教授语),也属正常。

“一带一路”从本质上超越了以权力为主导的西方地缘政治意识,展现了“互联、互通”“共商、共

建、共享”的理念,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参与重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即南海。鉴于南海的枢纽位置,笔者试图以世界史的政治地理观简略分析南海文明形态及其地缘位势,可以分为两个层面:

其一,就中国海南岛与南海诸岛而

言,南海的自然地理环境塑造了南海文明的历史。根据瑞典地缘政治学家契伦的观点,除了物理—地理外表之外,“作为从事经济活动的家庭,作为有着民族和种族特征的人民”等也是国家或文明的自然基础。由于海南岛及南海诸岛孤悬海外,沿海居民长期从事航海、捕鱼等海上活动,由此也塑造了南海文明的生存方式与文明品格。安东尼·卡蒂在《南海的历史与主权》一书中,概述了英法等国家记录南海诸岛海道测量报告和经济活动的历史文化档案。根据19世纪初以来的海道测量报告,中国公民尤其是海南岛居民历史上在南海诸岛持续不断地从事着各类经济活动。譬如,在南沙群岛频繁出入的全是中国人,从事的经济活动包括捕鱼、商品交易、上岛采集海产品等。中国人累世久居在这片土地、岛礁和海域上,海南岛及南海诸岛是中国人最初家园的一部分。安东尼·卡蒂提出,“南海诸岛显然是